

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看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

王 霏 张一帆

摘 要：二战后,在整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际体育竞赛逐渐取代战争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性和凝聚力的活动,国际体育竞赛参与也成为民族国家进行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途径。1948年,叙利亚成立国家奥委会并加入国际奥委会,自此该国的体育管理组织日臻完善。从1948年伦敦奥运会开始,叙利亚积极参加夏季奥运会,以及泛阿拉伯运动会、地中海运动会、亚运会等区域运动会。总的来看,叙利亚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在民族认同构建方面彰显了独立国家地位,展示了世俗国家形象,显示出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从体育层面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但这一过程也面临民族认同构建历史具有超民族认同色彩、体育管理问题凸显国家治理弊端、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深受国内外政治影响等不足。

关键词：国际体育竞赛;民族认同构建;叙利亚;奥运会;区域运动会

作者简介：王霏,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太原030000);张一帆,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太原030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24)02-0051-27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维视角下的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研究”(16CSS011)的后期成果。

一、引言

现代民族国家最早诞生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民族国家遂成为国际秩序中的基本组成单位。中东地区国家大多是通过精英阶层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普遍先有国家后有国族层面的“民族”,因此包括民族认同构建在内的民族构建便成为中东国家建国后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叙利亚在建国前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但却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其民族认同构建在中东地区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叙利亚民族认同的起源可追溯至“大叙利亚主义者”提出的“大叙利亚认同”。“大叙利亚主义”最早由大叙利亚地区的基督徒发起,最初只将当地的基督徒视作“叙利亚人”,“叙利亚”一词的内涵不明确,^①因而冠以这一名称独立的叙利亚民族认同的雏形可谓“先天不足”,从诞生伊始便有教派认同的影子。一战后,叙利亚原来从属的大叙利亚地区(又称“沙姆地区”)被英国和法国分别实行委任统治。^②1920年法国人赶走费萨尔并在叙利亚建立委任统治制度后,叙利亚逐渐确立了国名、疆界,并成立议会、颁布宪法和组建军队,从而为叙利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6年建国后,叙利亚正式开启民族认同构建进程,体育建设是该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4年6月,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在巴黎国际体育会议上正式通过,其中规定:“运动员不得在任何奥运比赛地点进行任何形式的示威,或与政治、宗教或种族有关的宣传活动”,^③国际体育赛事被赋予了远离政治的意义。体育不同于文学和影视等长期被用以表达政治观点的工具,但自20世纪初开始,体育运动便在阿拉伯地区民族独立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8年,由霍姆斯(Homs)青年向法国申请成立的叙利亚尊严足球俱乐部(*Al-Karamah SC*)^④是阿拉伯人建立的最早的现代体育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初期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1948年代表初获独立的叙利亚国家参加并赢得卡塔尔举行

① 王霏:《从宗教社团认同看19世纪“大叙利亚认同”的起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第13-21页。

② 英国统治伊拉克、约旦,法国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

③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October 2021,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1088617/olympic-charter-in-force-as-from-8-august-2021-international-olympic-committee>, 上网时间:2023年9月13日。

④ 旧称哈利德·本·瓦利德俱乐部(Khaled bin Al-Walid Club)。

的地区足球锦标赛冠军。^① 二战后,在整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际体育竞赛逐渐取代战争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性和凝聚力的活动,各国日益重视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对民族构建尤其是民族认同构建的价值。^②

1948年,叙利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for Syria)成立,它包括24个由国家管理的机构,并于同年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简称IOC)。1952年,叙利亚颁布199号法令,成立体育联合会(Sports Federation),^③这标志着独立初期叙利亚体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受1952年至1955年间叙利亚国内政治动荡以及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影响,叙利亚国内体育建设陷入停滞。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以下简称“阿联”)。“阿联”时期,纳赛尔在叙利亚推行国有化政策,政府主要职位多由埃及人担任,叙利亚体育联合会遂开始从属于埃及体育部并进行国有化改革,发展进一步受限。

直到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后,体育联合会的发展才明显改观,复兴党成员成为该会的主要负责人。1970年至2000年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期,叙利亚体育建设高速发展。叙政府在兼顾大众体育的同时,确立了优先发展精英体育^④的路线,精英体育路线更有利于树立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豪感。^⑤这一时期,叙利亚体育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成立体育联合总会、完善体育管理组织、承办国际体育赛事、兴建体育基础设施和发展体育教育等。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宣布解散体育联合会。次年,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Syrian General Sports Federation)成立,复兴党成员和军事将领成为体育联合总会负责人,并要求体育联合总会复兴党及哈菲兹·阿萨德绝对忠诚。^⑥此后,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开

① Khalidi Issam, “Sports and Aspirations: Football in Palestine 1900 – 1948,” *Jerusalem Quarterly*, Vol. 58, 2014, pp. 74–76.

②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Hachette: Basic Books, 1973, p. 56.

③ Zouheir Chourbagi,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in Syr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Sociology*, Vol. 3, No. 1, 1968, pp. 197–198.

④ “精英体育”是体育发展模式之一。相较于大众体育,精英体育具有高水平、专业化的特点。精英体育中的运动员多为职业运动员或以职业为目标的运动员,为参加大学联赛、国内联赛、锦标赛或国际体育赛事而训练。

⑤ De Bosscher, Simon Shibli and Jens De Rycke, “The Societal Impact of Elite Sport: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Introduction to ESMQ Special Issue,”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Quarterly*, Vol. 21 No. 5, 2021, pp. 625–635.

⑥ “Syndrome of Sports and Politics in Syria ... Can They Be Separated?,” *Enab Baladi*, September 10, 2017, <https://english.enabbaladi.net/archives/2017/09/syndrome-sports-politics-syria-can-separated/>, 上网时间:2023年9月13日。

始负责开展和指导叙利亚体育运动,包括组织国内外运动竞赛、锦标赛、节日庆典的运动表演;负责对体育管理机构和俱乐部的认证;负责培训国家教练、培养具有运动天赋的体育人才等。1971 年 2 月 18 日,哈菲兹·阿萨德政府颁布“第 38 号法令”,规范叙利亚的体育活动。体育联合总会随即颁布“第 59 号决定”,对叙利亚民间体育俱乐部进行整合。^① 整合后的俱乐部由政府向体育联合总会拨款,再由体育联合总会向各俱乐部分配预算、提供财政援助。俱乐部则在国家的支持下同各大媒体开展商业合作,出租转播权,并通过政府建立的体育训练基地招募及培训教练员和运动员。^② 自此,体育联合总会成为叙利亚最高体育部门,具有法人资格以及财务和行政独立^③,下设多个机构^④,并成立了各项运动的联合会^⑤。

叙利亚的体育教育分为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和专业培训。学校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主,体育是必修课。叙利亚教育部下设体育理事会(Syria Sports Council),管理公立小学、中学的体育教育、比赛,向私立学校及体育俱乐部提供

① 《1971 年成立体育联合总局的法令》(阿拉伯文),叙利亚现代史,1971 年 2 月 18 日,<https://syrmh.com/2022/11/19/19-عام-الرياضي-الاتحاد-التأسيس-مرسوم-تأسيس>,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9 日。

② “Between Sports and Politics ... Syrian Football Crippled by Its ‘Federations’,” *Enab Baladi*, June 6, 2020, <https://english.enabbaladi.net/archives/2020/06/between-sports-and-politics-syrian-football-crippled-by-its-federations/>,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9 日。

③ 《体育联合总局年度规范法》(阿拉伯文),叙利亚议会,2021 年 3 月 22 日,<https://www.parliament.gov.sy/arabic/index.php?node=201&nid=14580&ref=tree>,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④ 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自成立至今下属机构未经大幅调整,其下设体育联合总会大会、中央委员会、行政办公室、叙利亚奥委会、赛事联盟、体育局、工会分会、执行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各俱乐部等机构。其中,体育联合总会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设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及委员代表。代表由各区域工会代表、体育联合会主席和董事会成员、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各体育团体代表两名、教育部代表、卫生部代表、高等教育部代表、新闻部代表、社会事务部代表、大学体育学院代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构成,主要负责制定叙利亚体育运动的总体政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作出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决策和建议、根据规定选举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委员会根据大会的决定和建议,指导和主持体育联合总会的各项事务,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体育联合总会各项事务,确保联合总会工作落实,包括组织协调公共体育机构和私营机构之间的关系、向私人体育中心和体育馆授予技术许可,并考虑建立或合并体育俱乐部、批准博彩联合会和其他委员会计划、监督体育赛事和体育机构等。参见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官方网站(阿拉伯文),<http://mail.gsf-sport.com/index.php>,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⑤ 1971 年成立的下属联合会包括叙利亚阿拉伯足球联合会、叙利亚阿拉伯篮球联合会、叙利亚网球联合会、叙利亚排球联合会、叙利亚游泳联合会、叙利亚国际象棋联合会、叙利亚体操联合会、叙利亚射击联合会、叙利亚摔跤联合会、叙利亚举重联合会、叙利亚柔道联合会、叙利亚跆拳道联合会、叙利亚台球联合会、叙利亚羽毛球联合会、叙利亚排球联合会、叙利亚田径联合会、叙利亚自行车联合会、叙利亚阿拉伯马术联合会、叙利亚铁人三项联合会、叙利亚拳击联合会、叙利亚健美联合会、叙利亚空手道联合会、叙利亚跆拳道联合会、叙利亚击剑联合会、叙利亚弓箭联合会、叙利亚特殊运动联合会等。

资金,同时负责发掘体育人才、培训教练员等工作。隶属于教育部的体育人才委员会(Syrian Sports Talent Council)负责对体育人才进行统一训练。政府在大马士革成立专项训练基地和设立青年福利委员会(Youth Welfare Committee),促进各类体育机构的建设,并扩大体育与青年文化之间的联系。^①在高等教育领域,叙利亚政府于1968年在大马士革成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Teachers),学制两年;1971年在拉塔基亚成立的蒂什林大学(Tishreen University)和1979年在霍姆斯成立的阿拉伯复兴大学(Al-Baath University)专门开设体育教育系,学制四年。教育部向上述体育毕业生颁发体育师范学历证书,学生毕业后有资格进入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工作。^②叙利亚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的体育学科在招生时,需要申请人提供由体育联合总会颁发的证书,证明其在国内、国际体育竞赛中取得的奖项。体育联合总会还定期举办体育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为体育生提供大学和研究所以外的实践与培训。^③

20世纪70年代后,叙利亚承办国际体育赛事的数量上升,群众关注、参与体育赛事的热情高涨,政府遂大力兴建体育基础设施。叙利亚国家奥委会前秘书长努尔·胡达·卡尔福(Nour El-Houda Karfoul, 1986~1990年在任)表示,“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家要有效发展体育,就需要制定体育设施建设计划”^④。1976年,叙利亚为承办第五届泛阿拉伯运动会,对位于大马士革的阿拔斯王朝体育馆进行翻修和扩建,使其可容纳4万名观众。为筹备1987年拉塔基亚(Lattakia)承办的第十届地中海运动会,叙利亚政府自1980年起便开始在阿勒颇修建可容纳5.3万名观众的体育馆、翻修位于霍姆斯市的哈立德·本·瓦利德体育场,在拉塔基亚修建可容纳4.5万名观众的体育城。^⑤这些体育场馆面向民众及职业运动员,兼顾职业训练、大众健身、娱乐等多种功能,满足了叙利亚民众在20世纪70~90年代高涨的体育热情。^⑥

进入90年代后,叙利亚的体育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基本成型。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叙利亚体育建设的重点是对部分体育场进行翻修与扩建,其中最具有代

① Zouheir Chourbagi,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in Syria,” pp. 197–198.

② Ibid.

③ Ibid.

④ Andrea L. Stanton, *Syria and the Olympics: National Identity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2014, p. 19.

⑤ 《叙利亚最大的10座体育场》(阿拉伯文), 体育之巅, <https://topriada.com/> 10-ملاعب-في-دولة-سوريا/, 上网时间:2023年11月10日。

⑥ S. I. Lavrikov and A. V. Tarakanov,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acilities Classifier,” *Uchenye zapiski universiteta imeni P. F. Lesgafit*, Vol. 31, No. 55, 2009, pp. 74–78, 转引自 Дарф, Бушра А. Аль,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как элементов системы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Vol. 3, No. 1, 2019, с. 14.

表性的是 2007 年阿勒颇体育场历时 20 年修建完成并对公众开放。巴沙尔政府还支持高校间开展校际体育交流活动,如大马士革大学(Damascus University)和阿勒颇大学(University of Aleppo)虽未开设体育教育系,但两校会定期举办足球、篮球、手球等校际体育比赛。^①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该国体育发展一度陷入停滞。2017 年后,巴沙尔政府重新关注体育建设。一方面,政府着手重建和修缮在战争中损毁的体育场,如政府规划阿勒颇重建后的体育设施面积应达到人均 1 平方米。^② 另一方面,政府将战乱期间涌现的体育组织纳入官方体育管理体系中。例如,2017 年 5 月,叙利亚政府对“叙利亚自由军”于 2015 年在阿勒颇、伊德利卜及土叙边境地区成立的“叙利亚自由体育联合会”(Free Sports Federation in Syria)进行改组,将其更名为“体育与青年总委员会”(General Commission of Sport and Youth in Syria),^③ 允许其作为合法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叙利亚参加国际体育赛事。^④ “体育与青年总委员会”领导人奥尔瓦·卡纳瓦蒂(Orwa Kanawati)则宣布,“体育与青年总委员会”将在国际体育竞赛参与中代表巴沙尔政府,并在阿勒颇北部乡村开设面向儿童的足球、摔跤、体操、跆拳道、空手道、跆拳道等体育培训。

国外学界对体育与民族认同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关于体育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巴里·霍利汉的《体育、民族认同与公共政治》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体育不仅可以折射出一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还能作为持续的集体象征,反映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冷战后,民族国家更加注重对体育事业的投资,以促进民族认同并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展示这种认同。^⑤ 迪尔温·波特和阿德里安·史密斯的《战后世界的体育与国家认同》从霍布斯鲍姆和本尼迪克特的民族主义定义出发,指出在国家归属方面体育运动具有独特的功

① Yahaya Al-Abdullah, *Education in Aleppo from Division to Reconciliatio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17, p. 11.

② Аль Дарф Бушра Аднан, А. Н. Белкин, *Стратегия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ирии г. Алеппо (после войны), на Основе Концепции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го Ка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ите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 с. 1–10.

③ “叙利亚自由体育联合会”自行整合了其下属的德拉、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的工会和执行委员会,组建“体育与青年总委员会”,与巴沙尔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巴沙尔政府肯定了“叙利亚自由体育联合会”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间的工作,并对因战争而死亡的“叙利亚自由运动员”表示哀悼。

④ 《2017 年“叙利亚体育局”的年度行政和活动》(阿拉伯文),埃纳布·巴拉迪新闻网, <https://www.enabbaladi.net/195196/عام-إداري-ونشاطات-الهيئة-السورية-لل-الرياضة>,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6 日。

⑤ Barrie Houlihan, “Sport, 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Polic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3, No. 1, 1997, pp. 113–137.

能,即便是缺乏政治参与的民众尤其是青年都可以通过幻想加入国家队来获取成就感。^① 迈克尔·比利格的《平庸的民族主义》认为,国家可以通过传统优势体育项目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在比赛胜利时引导举国欢庆,在失利时对民众进行情感安慰,进而在人民内部建立共同的情感联系。^② 关于中东国家体育与民族认同的关系,丹耶尔·赖希和塔米尔·索雷克的《中东的体育、政治与社会》提出,中东地区以体育竞赛培养民族意识的行为始于20世纪早期的欧洲殖民时期,二战后地区国家更加重视体育在民族认同构建中的作用。^③ 马哈沃德·阿马拉的《阿拉伯世界的体育、政治与社会》系统论述了中东及阿拉伯世界的体育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体育已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全球化时期,阿拉伯国家日益注重发展体育事业,竞相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以推动城市建设、加强政府合法性、开发体育商业价值等。^④

中国学界对体育与民族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体育与民族主义、国家构建关系的理论探讨。王润斌的《民族主义演进与奥林匹克发展》认为,二战后体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奥林匹克运动在塑造国家形象、民族认同和国际地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⑤ 王家宏的《文化视野下的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化时代凭借大众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但受意识形态对立、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也衍生出对政治干预的反制约机制。^⑥ 李春华的《体育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的功能》提出,在国家内部,体育常被用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培养公民的社会政治观念,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体育被用以建立国家声望、提升综合国力和维护本国利益。^⑦ 王莉等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建构民族主义的互动方式与理论逻辑》提出,族群原生因素和现代象征元素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推动民族主义形成的两大因素;其中,族群原生因素包括体

① Dilwyn Porter and Adrian Smith,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62-63.

②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5, pp. 124-127.

③ Danyel Reiche and Tamir Sorek, *Spor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C. Hurst & Co., 2019, p. 2.

④ Mahfoud Amara, *Spor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Arab Worl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37-142.

⑤ 王润斌:《民族主义演进与奥林匹克发展》,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197、202-203、290-292页。

⑥ 王家宏:《文化视野下的奥林匹克》,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94、273-292、325-26页。

⑦ 李春华:《体育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的功能》,载《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第21-24页。

能文化、体育环境与体育事件等,现代象征元素包括仪式程序和象征符号等。^①二是关于体育或体育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作用。葛耀君的《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研究》指出,传播影响受众对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并重塑其文化认同选择。^②三是关于体育与民族国家构建关系的案例研究。杨松的《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③和陈俊的《韩国体育民族主义形成探析》分别对西方国家和东亚国家体育与民族认同构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④

关于体育与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散见于对叙利亚政治史和中东民族主义、民族问题的论著中,尚缺乏针对叙利亚体育与民族构建关系的专题论述。基于此,本文尝试以叙利亚参与奥运会和区域运动会——地中海运动会(Mediterranean Games)、泛阿拉伯运动会(Pan Arab Games)和亚运会(Asian Games)为例,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的角度考察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问题,以此拓展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研究。

二、民族认同构建与叙利亚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历程

叙利亚独立后意识到国际体育竞赛对塑造国家形象、展示主权国家身份和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自 1948 年加入国际奥委会并参加当年的伦敦奥运会以来,叙利亚便十分重视参加奥运会并将其视为展现民族认同的重要平台。同时,受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等因素影响,叙利亚也十分重视参加地中海运动会、泛阿拉伯运动会、亚运会等区域运动会。区域运动会为叙利亚运动员提供了与周边国家同行的竞争机会,有助于促进叙利亚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叙利亚的国际竞赛参与历程充分展现了叙利亚在独立后民族认同的构建及转变。

(一) 民族认同构建与叙利亚的奥运会参与历程

叙利亚自 1948 年加入国际奥委会起参加奥运会。1948 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叙利亚仅收到国际奥委会下发的 5 份秩序册,^⑤只派出 1 名运动员代表参加奥运

① 王莉、韩丽娟、臧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建构民族主义的互动方式与理论逻辑》,载《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 期,第 73-79 页。

② 葛耀君:《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研究》,载《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第 139-145 页。

③ 杨松:《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载《史学集刊》2024 年第 1 期,第 121-133 页。

④ 陈俊:《韩国体育民族主义形成探析》,载《体育文化导刊》2013 年第 5 期,第 148-150 页。

⑤ Danyel Reiche, *Investing in Sporting Success as a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ool: The Case of Qatar*, Abingdon: Taylor & Francis, 2015, p. 6.

会;而邻国黎巴嫩却收到 10 份秩序册,并有 8 名运动员参加了该届奥运会。^① 作为一个初获独立的国家,叙利亚参加当年奥运会的目的在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主权国家身份,而非取得优异成绩和获得奖牌。

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叙利亚政府整体倾向于构建一种“阿拉伯叙利亚”的民族认同。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导向与叙利亚自身政治困境的驱动下,叙利亚领导人主动联系“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埃及总统纳赛尔,最终以包括复兴党在内的所有叙利亚政党同意解散、叙利亚军队同意从属于埃及军队为条件,于 1958 年实现两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此相对应,1948 年之后,叙利亚参加奥运会与否开始受到国内外局势、本国政治立场以及构建阿拉伯民族认同指导思想的影响。

1952 年,叙利亚第二共和国总统阿迪布·希沙克利(Adib al-Shishakli, 1951~1954 在任)的高压政治导致叙利亚未派代表团参加当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为抵制英、法、以三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叙利亚未参加 1956 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但相比出于同样原因抵制墨尔本奥运会的埃及与黎巴嫩,叙利亚在一开始就拒绝了澳大利亚的邀请,埃及、黎巴嫩则是在接受澳大利亚邀请后选择退出的。^②

叙利亚这一态度表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该国一直在尝试构建一种强烈的阿拉伯民族认同。这种阿拉伯民族认同构建在“阿联”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 1960 年罗马奥运会没有出现“叙利亚代表团”的身影,但实际上叙利亚与埃及共同派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参赛。这一时期,叙利亚已失去独立民族国家地位,因此不再强调构建叙利亚民族认同。1961 年“阿联”解体后,叙利亚因国内局势动荡以及“阿联”时期叙利亚运动员未得到充分训练而未能参加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但埃及仍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名义派代表团参赛。

直到 1968 年,叙利亚才再次以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派代表团参加墨西哥城奥运会。1970 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后,日益重视体育的发展。2000 年,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延续了父亲重视体育建设的政策,叙利亚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长足发展,突出表现为奥运会参赛人员数量上升,女性、少数民族与教派成员参与度增加,参赛项目的增多并在奖牌上有所突破等。

^① “Syrian Arab Republic Overview,” *Olympedia*, <http://www.olympedia.org/countries/SYR>,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

^② Melbourn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XVI Olympiad,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Games of the XVI Olympiad, Melbourne 1956*, Melbourne: W. M. Houston, Government Printer, 1958, p. 37.

从参赛人数来看,1948 年伦敦奥运会叙利亚只有 1 人参赛(十米台跳水)^①;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有 5 人参赛;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有 69 人参赛,参赛人数达到高峰;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有 7 人参赛;1988 年首尔奥运会有 16 人参赛;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有 10 人参赛;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有 7 人参赛;2000 年悉尼奥运会有 8 人参赛;2004 年雅典奥运会有 6 人参赛;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有 8 人参赛;2012 年伦敦奥运会有 10 人参赛;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有 7 人参赛;2020 年东京奥运会有 6 人参赛。从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到 2020 年东京奥运会,除 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叙利亚没有参加以外,叙利亚均派代表团参加了历届夏季奥运会。

从运动员组成来看,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叙利亚首次派女运动员参赛。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叙利亚代表团由 4 名男运动员和 3 名女运动员组成,这也是叙历史上最年轻的奥林匹克代表团,近半数运动员年龄在 25 岁以下。^②

从参赛项目来看,叙利亚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项目包括游泳、跳水、拳击、柔术、自行车、摔跤、举重、乒乓球、田径、空手道和羽毛球等。其中,田径、拳击、摔跤和举重是叙利亚的传统优势项目,参赛运动员曾在田径项目取得一枚金牌,摔跤项目取得一枚银牌,拳击与举重项目各收获一枚铜牌。^③ 2016 年国际奥委会成立“难民代表团”(Refugee Olympic Team)后,叙利亚裔运动员在难民代表团中占比较高。^④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中,难民代表团 29 名运动员中有 9 名是叙利亚裔运动员,在难民代表团中数量位列第一,位列第二的南苏丹运动员仅 4 名。^⑤ 叙利亚难民运动员参加的项目主要有游泳、羽毛球、拳击、自行车、柔道、空手道等。

从获奖情况来看,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叙利亚取得了该国首枚奥运奖牌,叙运动员约瑟夫·阿蒂耶(Joseph Atiyeh)获得男子 100 公斤自由式摔跤的银

① 参赛者是跳水运动员祖海尔·舒尔巴吉(Zouheir Chourbagi)在 10 米跳水决赛中获得第十,退役后在叙利亚教育部工作。参见 Andrea L. Stanton, “Syria and the Olympics: National Identity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31, No. 3, 2014, pp. 290–305。

② “Syrian Arab Republic at the 2016 Summer Olympics,” *Olympedia*, <http://www.olympedia.org/countries/SYR/editions/59>,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18 日。

③ “Syrian Arab Republic Overview”。

④ 在 2016 年巴黎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的 10 名参赛选手中,叙利亚裔运动员拉米·安妮斯(Rami Anis)参加了 100 米蝶泳的比赛,尤斯拉·马尔蒂尼(Yusra Mardini)参加了 100 米蝶泳和 100 米自由泳的比赛。

⑤ “IOC Refugee Olympic Team Tokyo 2020,” *Olympics*, June 2021, https://stillmed.olympics.com/media/Documents/News/2021/06/EOR-Tokyo-2020-list-with-coaches-TO.pdf?_ga=2.163728379.598569740.1623054152-924799379.1619690391,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9 日。

牌,实现了该国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基督徒女运动员加达·舒阿(Ghada Shouaa)摘得女子七项全能项目金牌,^②叙利亚首次登上奥运金牌榜。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纳赛尔·沙米(Nasser al-Shami)在男子拳击91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铜牌,^③这是叙利亚在危机爆发前获得的最后一枚奥运奖牌。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该国竞技体育水平大幅下降,一度远离奥运会奖牌榜。直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曼·阿萨德(Man Asaad)在男子举重109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赢得铜牌,才使叙利亚时隔17年再次取得奥运奖牌。

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战争期间,叙政府坚持派运动员代表参加奥运会,旨在对外彰显独立国家地位、强调巴沙尔政府是唯一能够代表叙利亚的合法政府,对内凝聚民意和增强民族认同。参赛的叙利亚运动员通过媒体展示其在战争期间的个人遭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叙战乱和叙政府的关注与同情。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曼·阿萨德在领奖台上高举阵亡的胞弟兼战友卡西姆(Qassim)照片的一幕感动了无数观众。战争爆发后,叙反政府武装占领曼·阿萨德的家乡哈马,他和卡西姆都加入了叙利亚政府军空军特种25师“老虎部队”。2019年,他和卡西姆共同参加了政府军解放哈马西北部的战役,卡西姆在作战中牺牲。在该届奥运会上,叙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即最年轻的选手、12岁的乒乓球运动员亨德·扎扎(Hend Zaza)^④在正赛中虽败给奥地利选手,但她因战争被迫离开家乡哈马到大马士革乒乓球俱乐部接受训练,通过打乒乓球治疗战争创伤的经历令人动容。扎扎的训练环境恶劣,但她仍在2021年2月赢得西亚地区奥运资格赛的乒乓球女单冠军,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出场资格。年轻的扎扎在东京奥运会的出场本身就为战争中的叙利亚带来了希望,她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进入东京奥运会已经是一项成就”,“希望在下一届奥运会上,可以有所收获,将胜利献给自己的祖国”^⑤。扎扎的个人经历受到了包括中国奥委会在内的国际体育组织的关注,赛后她应中国奥委会邀请来华接受训练,努力提升叙利亚乒乓球水平。这种主动学习、加强国与国体育交流的做法,本身也是延续

^①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摔跤结果》,奥运会, <https://olympics.com/zh/olympic-games/los-angeles-1984/results/wrestling>, 上网时间:2023年8月18日。

^②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田径结果》,奥运会, <https://olympics.com/zh/olympic-games/atlanta-1996/results/athletics>, 上网时间:2023年8月18日。

^③ 《2004年雅典奥运会拳击结果》,奥运会, <https://olympics.com/zh/olympic-games/athens-2004/results/boxing>, 上网时间:2023年8月18日。

^④ “Hend Zaza,” *Olympic Channel*, <https://olympics.com/zh/athletes/hend-zaza>, 上网时间:2023年8月18日。

^⑤ “Syrian Table Tennis Prodigy Hend Zaza: ‘We Are Able to Overcome Obstacles’,” *Olympics*, July 24, 2021, <https://olympics.com/en/news/syria-table-tennis-hend-zaza-we-can-overcome-obstacles>,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4日。

奥运精神、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加强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举措。

从叙利亚参加奥运会的历程来看,该国最初参赛目的只是为了在国际最大体育赛事亮相、彰显主权国家身份,此后至哈菲兹·阿萨德时期通过参赛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再到巴沙尔时期争夺体育话语权,战乱时期始终作为叙利亚唯一合法政府派代表团参赛,不断通过参加奥运会强化民族认同和巩固民族国家地位。

(二) 民族认同构建与叙利亚的区域体育竞赛参与

相较于参加奥运会,叙利亚政府更重视参加和举办区域运动会,这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首先,叙利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缺乏竞争力,在区域运动会上获奖机率更高。其次,与在民族、区域层面具有共性的阿拉伯国家或地中海国家竞赛,更易引起本国民众关注,获奖后更能起到增强民族自信的效果。^①最后,参加区域运动会有助于加强叙利亚与周边国家间的联系,增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地中海运动会是面向地中海沿岸国家、旨在促进地区国家体育和文化交往的综合性运动会,又称“地中海奥林匹克运动会”。该运动会是由埃及奥委会前主席泰尔·帕查(Taher Pacha, 1952~1957年在任)于1948年伦敦奥运会期间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是得到国际奥委会赞助、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区域运动会。叙利亚积极响应、参与并支持举办地中海运动会。1951年,第一届地中海运动会在埃及亚历山大举行,叙利亚便是10个参赛国家之一。^②1987年,叙利亚在海滨城市拉塔基亚(Lattakia)承办了第10届地中海运动会。但巴沙尔时期,叙利亚对地中海运动会的参与度与贡献度急剧下降,叙利亚代表团人数从1971年的108人^③下降至2009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前的60人^④,降幅达44.4%。2022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奥尔(Oran)地中海运动会上,叙利亚仅派出26名代表参赛。^⑤从获奖情况来看,1987年第10届地中海运动会上,叙利亚作为东道主取得了该国参加地中海运动会的最好成绩,共摘得27枚奖牌。此后,叙利亚在地中海运

^① Barrie Houlihan and Jinming Zheng, “Small States: Sport and Politics at the Marg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 Vol. 7, Iss. 3, 2015, pp. 329–344.

^② Andrea L. Stanton, “‘Pioneer of Olympism in the Middle East’: Gabriel Gemayel and Lebanese Spor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29, No. 15, 2019, pp. 6–11.

^③ “Affiche Officielle des JM d’Izmir 1971,” *ICMG*, June, 2016, <https://cijm.org.gr/wp-content/uploads/2016/06/JM1971.pdf>,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4日。

^④ “Résultats des XVI J. M.,” *ICMG*, June, 2016, <https://cijm.org.gr/wp-content/uploads/2016/06/JM2009.pdf>,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4日。

^⑤ “Jeux Méditerranéens du 25 Juin au 06 Juillet, Oran 2022, Result Book: Archery,” *ICMG*, November, 2022, https://cijm.org.gr/wp-content/uploads/2022/11/gdm2022_adb.pdf,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4日。

动会的最好成绩是在 2009 年意大利佩斯卡拉地中海运动会上摘得 12 枚奖牌。^①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2013 年叙利亚因政治原因未参加由土耳其承办的梅尔辛 (Mersin) 地中海运动会。2022 年,叙利亚参加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地中海运动会,获得 4 金、3 银的成绩。截至 2022 年,叙利亚以 32 金、42 银、76 铜以及总牌奖 150 枚的成绩,位列地中海运动会奖牌榜第 14 位。^②

叙利亚长期构建“阿拉伯叙利亚”民族认同,为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叙政府非常重视对泛阿拉伯运动会的参与。泛阿拉伯运动会是面向阿拉伯国家的非奥林匹克区域综合运动会^③,由阿拉伯国家联盟 (Arab League, 简称“阿盟”) 赞助,每四年举办一届。自 1953 年埃及亚历山大城举行第一届泛阿拉伯运动会以来,叙利亚持续参加该区域运动会,并于 1976 年和 1992 年在首都大马士革先后承办第 5 届和第 7 届泛阿拉伯运动会。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因抗议“阿盟”施加的制裁,叙利亚未参加 2011 年在多哈举行的第 12 届泛阿拉伯运动会。除这两届外,历届泛阿拉伯运动会叙利亚均派代表团参赛。^④

叙利亚在泛阿拉伯运动会的最好成绩是 1976 年和 1992 年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取得的,均位居奖牌榜榜首;其次的好成绩是在 1997 年贝鲁特泛阿拉伯运动会、1999 年阿曼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取得的,居金牌榜第三名。^⑤ 至 2001 年,叙利亚在泛阿拉伯运动会上的总奖牌数为 602 枚,位居第二,仅次于埃及的 814 枚。^⑥ 在 2023 年阿尔及利亚举行的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叙利亚派出 105 名运动员参加了包括 U-23 足球、田径、乒乓球、拳击、摔跤、空手道、柔道、举重、骑自行车、游泳、体操、羽毛球、国际象棋以及特奥会在内的 14 场比赛。叙利亚奥委会主席菲拉斯·穆阿拉 (Firas Mualla) 表示,“叙利亚中断 15 年后重新参

① “Résultats des XVI J. M.”.

② “Medal Table 1951–2022,” *ICMG*, <https://cijm.org.gr/medal-tables/>,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24 日。地中海运动会成立后,奖牌榜统计覆盖 2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经解散的南斯拉夫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位于第 7 位和第 16 位。

③ 基于种族、意识形态等地理以外标准的区域运动会通常不被国际奥委会认可,国际奥委会将体育宣传为一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非政治手段。

④ 2015 年原计划在黎巴嫩举办的第 13 届泛阿拉伯运动会因黎国内局势动荡而取消,第 15 届泛阿拉伯运动会改为 2023 年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奥兰、康斯坦丁、阿纳巴、泰帕扎五个城市举办。

⑤ Mohammed Qayed, “8th Pan Arab Games, 1997 (Lebanon),” *RSSSF*, November 5, 2014, <https://www.rsssf.org/tablesa/arabgam97.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24 日。

⑥ Ian P. Henry, Mahfoud Amara and Mansour Al-Tauqi, “Sport,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Pan-Arab Games,”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 38 Iss. 3, 2003, p. 303.

加泛阿拉伯运动会具有重要意义”^①。在此届泛阿拉伯运动会上,叙利亚足球、拳击、游泳、羽毛球等项目中共获得 14 枚金牌、15 银牌和 24 枚铜牌。截至 2023 年,叙利亚在泛阿拉伯运动会上的总奖牌数达 836 枚,在埃及(1,437 枚)、阿尔及利亚(1,134 枚)、突尼斯(922 枚)、摩洛哥(875 枚)之后,位居奖牌榜第五。

亚洲运动会(简称“亚运会”)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成员国轮流主办,每四年举办一届。1978 年,叙利亚首次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 8 届亚运会,并摘得 1 枚金牌。自此,叙利亚参加了除 1986 年韩国汉城第 10 届亚运会外的历届亚运会。1994 年第 12 届广岛亚运会上,叙利亚取得了 9 枚奖牌的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包括 3 枚金牌、3 枚银牌和 3 枚铜牌。^② 2023 年第 19 届杭州亚运会,叙利亚派出 32 名运动员,参加了马术、举重、拳击、摔跤和田径等五项赛事,虽然仅艾哈迈德·高淳(Ahmad Ghassoun)在拳击男子 80 公斤级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但叙利亚政府和运动员对杭州亚运会给予高度重视。巴沙尔携第一夫人阿斯玛·阿克拉斯(Asma al-Akhras)赴杭州出席亚运会开幕式,这是叙利亚自 1978 年参加亚运会后总统首次出席非阿拉伯国家主办的亚运会开幕式。^③ 叙利亚国家拳击队教练穆罕默德·高淳(Mohammad Ghassoun)将此次亚运会代表团形容为“在战争中(成长)的一代”,“将向世界展示叙利亚是一个和平与爱的国家”。^④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体育领域对叙施加制裁,导致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出现叙运动员签证遭拒签的问题。因沙特、阿联酋、土耳其等国通过支持叙反对派干涉叙内政,叙利亚政府拒绝参加 2011 年多哈泛阿拉伯运动会,并被迫退出 2013 年土耳其梅尔辛地中海运动会。对处于被动局面的叙利亚而言,参加亚运会不仅可以在国际场合强调巴沙尔政府的合法性,对内团结民众、增强民族凝聚力、恢复国家尊严与信心,同时也可以体育交流为契机加强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合作。2022 年叙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巴沙尔总统出席杭州亚运会不仅向全世界证明了叙利亚对和平和重建经济的期望,

① “Syria Participates in Arab Sports Games in Algeria,” *Syria Arab News Agency*, June 10, 2023, <https://sana.sy/en/?p=310676>,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25 日。

② 叙利亚在其余几届亚运会的获奖情况分别为:1982 年第 9 届亚运会未获奖牌,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获 1 金、2 铜,1998 年第 13 届亚运会获 1 铜,2002 年第 14 届亚运会获 3 铜,2006 年第 15 届亚运会获 2 金、1 银、3 铜,2010 年第 16 届亚运会获 1 金 1 铜,2014 年第 17 届亚运会未获奖牌,2018 年第 18 届亚运会获 1 铜。

③ 巴沙尔上次出席的亚运会开幕式为 2006 年在多哈举行的第 15 届亚运会。

④ “Syrian Athletes Carry Message of Peace, Hope at Hangzhou Asian Games,” *Hangzhou Asian Games Organising Committee*, September 20, 2023, https://www.hangzhou2022.cn/En/press-center/spotnews/latestnews/202309/t20230920_72102.s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10 月 24 日。

也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访华期间与中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在能源、粮食、制造业等关键领域的合作。

在参加奥运会和区域运动会的同时,叙利亚还积极参加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Special Olympics,简称“特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障碍人士和甚至生活无法自理者举办的区域运动会。一般由各国特奥基金会联合国内私人基金会和运动场馆共同承办,受国际形势和承办国经济情况影响较大。1995年,叙利亚首次参加特奥会。2010年,在叙利亚第一夫人、叙利亚特奥基金会名誉主席阿斯玛的赞助及推动下,叙利亚承办了2010年中东北非地区特奥会(Special Olympics MENA)。该特奥会被参赛选手及赛务人员誉为“有史以来举办的最好的私人奥林匹克运动会”。^① 承办特殊奥运会虽然影响力不如举办泛阿拉伯运动会和地中海运动会那样广泛,但也为叙利亚政府带来了国际声誉,塑造了该国关注特殊群体、注重公平的积极国家形象。杭州亚运会期间,阿斯玛同样看望了来杭州参加特奥会的运动员,与巴沙尔一道通过体育活动展现叙利亚积极的国际形象。

三、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看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上的成就

除政治、经济手段外,体育竞赛、民族节日、雕塑、历史等文化手段对一国民族认同构建也十分重要。^② 现代体育运动具有竞争性、超语言性和平民性等特征,^③且与民族国家构建一样具有“现代性”,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一国的国际体育竞赛参与能从侧面反映该民族认同构建的成败。总的来说,叙利亚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在民族认同构建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第一,彰显独立国家地位。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国际体育竞赛大多是以国家为参赛主体,国际体育竞赛参与作为一种“国家标志”(national symbol)^④,可为参赛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家标志是主权国家的象征,属于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⑤是国际社会和本国政治精英在评定本国有效主权时采用的标准。^⑥ 在

^① “Mrs. Asmaa Assad, Honorary President of Syrian Special Olympics Foundation,” *Special Olympic Syria*, March 10, 2010, <https://specialolympics-sy.org/en/honorary-president-of-the-foundation/>, 上网时间:2023年9月11日。

^② 王建娥:《族际政治:20世纪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③ Smith Adrian and Porter Dilwyn, eds.,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Oxford: Routledge, 2004, p. 13.

^④ 又称国家象征、国家符号。

^⑤ 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⑥ Zdzislaw Mach, “National Symbols in Politics,” *Ethnologia Europaea*, Vol. 22 No. 2, 1992, pp. 89-107.

国内层面,“国家标志”是一种兼具功能性和普遍认可性的标志,如国旗或国歌;在国际层面,加入联合国、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是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国家标志”。1948 年加入国际奥委会标志着叙利亚作为一个新生政权和主权国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开幕式、升国旗、奏国歌等仪式本身就具有超越竞技体育外的象征意义。一国通过在赛场特别是开幕式、闭幕式展示本国国旗,运动员身着带有国旗或国家文化元素的统一服装、以该国家队代表身份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及比赛,在颁奖典礼上升国旗、奏国歌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彰显本国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合法地位。国家间体育比赛本身除具有运动学意义外,也具有政治学意义:同意参加国家间的竞赛意味着相互承认,反之则是否认他国的独立主权或其政府的合法性。^① 缺乏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经常通过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寻求国际认可。因此,叙利亚自 1948 年起,除特殊情况外,基本持续参加奥运会和区域运动会。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政府更加重视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展示国家形象、彰显独立国家地位。虽然战乱导致国家经济、体育训练环境十分恶劣,但叙政府依然尽量派代表团参加各种国际体育竞赛。

第二,展示世俗的国家形象。体育被视为一种维系集体的政治符号,可以反映一国政治文化中的深层价值导向。^② 叙利亚在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十分重视强调并展示国家的世俗性。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Baath Party, 以下简称“复兴党”)虽然是以阿拉维派为主体的政党,但其倡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思想却是世俗的。复兴党执掌政权以来尤其是阿萨德父子上台后大力弘扬世俗主义,主张人民不分族群、宗教及教派团结在“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在这一世俗精神的指导下,叙利亚政府派出由不同族群、教派的运动员构成的“叙利亚代表团”参与国际体育竞赛,展现其世俗国家形象。以奥运会参与为例,叙利亚除 1980 年墨西哥奥运会派出 69 人参赛外,一般参赛运动员不足 20 人,但代表团成员通常包含基督徒、穆斯林等不同宗教及教派的男、女运动员。截至 1996 年,叙利亚的两枚奖牌获得者——加达·舒阿和约瑟夫·阿蒂耶都是仅占叙利亚人口 10%的基督徒,且夺冠的加达·舒阿还是一名女运动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叙利亚复兴党政府在发展本国竞技体育时的世俗主义指导精神。

叙利亚女性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参与度以及政府对女性运动员参赛的鼓励和支持,充分体现了其国家的世俗性。伊斯兰传统不提倡女性抛头露面。

^① 李春华:《体育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的功能》,第 21-24 页。

^② Gleaves John, “Sport as Meaningful Narrative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Vol. 44, No. 1, 2017, pp. 29-43.

20世纪前,伊斯兰世界的女性鲜有机会参加体育训练或比赛,直到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开始推广女性体育运动。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穆斯林女性考古学家哈莱特·坎贝尔(Halet Cambel)代表土耳其参加女子击剑项目,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穆斯林女运动员。^①即便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只有280名穆斯林女性运动员参加,不足奥运会运动员总数的0.4%。^②客观而言,叙利亚运动员的竞技体育水平较低,该国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加达·舒阿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对宣扬世俗“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叙利亚而言,即便宗教传统限制了叙利亚女性在竞技体育事业上的发展,但是叙政府仍尽可能从家庭支持、体育职业培训、制定长期体育工作计划等方面,促进本国女性竞技体育的发展。叙利亚女运动员数量不断增加,政府的体育组织中还出现了叙利亚国家奥委会前秘书长努尔·胡达·卡尔福等女性领导人,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高校中关于女性体育职业发展及体育组织结构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③叙利亚橄榄球裁判员萨拉·阿卜杜·巴基(Sarah Abd Elbaki)是国际橄榄球比赛首位阿拉伯裔女性裁判员,自2020年起她还担任叙利亚女子橄榄球运动发展主管及国家男子橄榄球队助理教练。相较于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女运动员身着更符合竞技体育要求的田径服、短袖短裤等比赛服装,体现了国家的世俗性。

第三,显示国家治理能力。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多属于国家先于民族形成的类型,民族国家实体的存在和巩固对其民族认同构建至关重要。一个独立、完整,且具备治理国家和维护民众权益能力的主权民族国家,其存在与建设本身不仅是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基础,也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叙利亚自1946年独立起逐渐确立了国家疆界、领土领海范围,建立了议会、军队、警察、各级政府机构,发展出一整套现代法律体系,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体育等方面履行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职责。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的角度看,1948年叙利亚成立国家奥委会、加入国际奥委会,此后各级体育组织陆续建立,这促进了本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叙利亚建国初期,受制于政治

^① “Extraordinary Muslim Women at the Olympics-Past to Present,” *HuffPost*, August 1, 2012,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shaista-gohir/muslim-women-at-the-olymp_b_1727046.html,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6日。

^② 2012年伦敦奥运会参赛穆斯林运动员约占运动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穆斯林女性运动员约占穆斯林运动员数量的10%,穆斯林女性运动员占运动员总数不足4%。参见《奥运会上的穆斯林女性——金牌还是头巾?》(阿拉伯文),桥梁网,<https://qantara.de/ar/node/6953>, 上网时间:2024年2月26日。

^③ George B. Cunningham, Michael Sagas and Frank B. Ashley,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Intent to Leave the Coaching Profession: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Rac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 36, Iss. 2, 2001, pp. 19-21.

不稳定等因素,整个国家的体育治理能力较为薄弱,国内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育治理体系,体育建设发展较为缓慢,国际竞赛参与更多地倾向于向国际社会宣示本国的独立国家属性。哈菲兹·阿萨德时期政府成立体育联合总会后,叙利亚的体育治理框架基本完善,充分吸纳民间、地方、中央等不同层次的体育组织,这一基本框架延续至今。即便在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政府也能够组织运动员训练,派代表团参加各类国际体育竞赛,显示出叙政府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具备体育治理能力。

2012 年 6 月,英国以与叙利亚军方和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存在联系为由,拒绝叙国家奥委会主席穆瓦法克·朱马(Mowaffak Joumaa)持本国签证入境英国参加伦敦奥运会。叙利亚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在“叙利亚”国家旗帜下参赛遂在国际社会引发争议。英国分管签证事务的内政部和外交部均拒绝就朱马遭英方拒签的媒体报道作出回应,称“不讨论个案”。^①很快,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表态:“欢迎叙利亚运动员参加比赛。”^②英国体育大臣休·罗伯逊(Hugh Robertson)也发表声明,表示主张禁止那些被欧洲联盟和联合国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官员入境,因朱马不在欧盟“黑名单”上,国际奥委会已邀请其出席奥运会。^③朱马也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可以入境英国出席伦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任何涉及叙运动员或管理人员遭拒签的报道都缺乏依据,以此否认先前关于他遭英方拒签的报道。^④最终朱马还是因英国政府拒签而未能现身伦敦奥运会,但经叙利亚政府努力和争取,叙代表团成功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其维护主权的行为增强了叙民众的民族认同。

第四,从体育层面增强民族凝聚力。一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取得的成绩、奖牌可以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⑤国际体育竞赛本身的可观赏性,运动员奋勇拼搏的精神,体育竞赛中的仪式如开幕式、升国旗、奏国歌等具有的国家政治、文

^① Owen Gibson, “Syrian Olympic Chief ‘Banned from London 2012’,” *The Guardian*, June 22,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12/jun/22/syrian-olympic-chief-london-2012>,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24 日。

^② “Syrian Athletes Will Attend London Olympics, Says British PM,” *CNN*, March 29, 2012, <https://edition.cnn.com/2012/03/29/sport/olympics-cameron-syria-ioc/index.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③ Owen Gibson, “Syrian Olympic Chief ‘Banned from London 2012’”.

^④ Helen William, “Syria Olympics Chief General Mowaffak Joumaa ‘Refused Visa’,” *The Independent*, June 29, 2012,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syria-olympics-chief-general-mowaffak-joumaa-refused-visa-7876261.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3 日。

^⑤ 李春华:《体育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的功能》,第 22 页。

化、民族象征符号,都能有效引发民族认同。^① 并且,一国在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时,不同族群、教派、性别的运动员团结在共同的国家旗帜下努力为国争光的行为,本身就也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民族团结。

叙利亚自建国以来积极加入国际体育组织、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尤其是奥运会的做法,展示了国家拼搏独立、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参与国际体育竞赛是一国重要的象征,无论是民众在比赛现场和电视机前为国家队喝彩,还是政府对国家队的建设,乃至运动员的艰苦训练和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均发挥着团结人民的作用。2011年叙战争爆发后,叙利亚竞技体育水平出现下降,但在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方面却展现出顽强的国家意志。正如奥运精神所言:“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②,所有体育竞赛都倡导“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叙利亚努力参加各大国际体育赛事,进一步凸显出其民族自尊。叙利亚运动员在恶劣条件下坚持训练、为国争光的精神,也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四、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看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不足

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的角度看,叙利亚的民族认同构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不足。

第一,民族认同构建历史具有超民族认同色彩。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历程曾强调“泛阿拉伯民族认同”“大叙利亚认同”等超民族认同。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看,叙利亚积极参与奥运会为代表等全球性体育赛事,强调国家主导公共体育的建设与发展。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叙利亚通过参与区域体育竞赛构建具有明显的“泛阿拉伯民族认同”特征的“阿拉伯叙利亚”认同。泛阿拉伯运动会属于此类区域体育竞赛,地中海运动会也一定程度上具有这种特征。地中海运动会由埃及倡议举办并受到国际奥委会赞助,首届地中海运动会举办前,埃及奥委会主席泰尔·帕查曾极力阻止以色列加入国际奥委会。一旦以色列加入国际奥委会,当时尚未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有义务邀请以色列参加1951年地中海运动会。后经国际奥委会协调,阿拉伯国家同意以色列参加地中海运动会,以色列也于1952年1月1日正式加入国际奥委会。以色列虽获得了参加地中海运动会的资格,至今从未参加过这一赛事。^③ 可见,虽然地中海运动会面

^① 李春阳:《体育仪式: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维度——以北京冬奥会为考察对象》,载《体育视野》2022年第15期,第1页。

^②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③ Amichai Alperovich, “Israel’s Integration Within the Olympic Movement 1948 – 1951,” *Israel Affairs*, Vol. 13 Iss. 3, 2007, pp. 642–652.

向包括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但该运动会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

叙利亚举办区域运动会的地点亦体现出该国民族认同构建中的超民族认同色彩。1965 年,叙利亚曾同埃及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义在开罗共同承办第四届泛阿拉伯运动会。1961 年“阿联”解体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叙利亚、埃及均未放弃重新建立一个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设想。在 1972 年 3 月,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正式成立阿拉伯联邦共和国,确立了新国旗。但该联邦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三国并没有立即合并;苏丹、伊拉克曾有意加入,终因政治分歧而放弃。1977 年 6 月 30 日,该联邦正式解散,但叙利亚继续使用联邦国旗直至 1980 年,这反映出复兴党政府一直持有较强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1976 年和 1992 年,叙利亚先后在首都大马士革举办第 5 届和第 7 届泛阿拉伯运动会。大马士革既是叙利亚逊尼派聚居中心,也是历史上倭马亚王朝的都城,现代叙利亚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叙利亚选址大马士革举办泛阿拉伯运动会,既有利于加强叙利亚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便于政府强调叙利亚的阿拉伯历史传统。

1987 年,叙利亚在拉塔基亚承办第 10 届地中海运动会,选址也别有心意。当时,奥斯曼时期黎凡特地区(又称“大叙利亚地区”)的几处优良海港——西顿港和贝鲁特港已被划入黎巴嫩领土,伊斯肯德伦(今称“亚历山大勒塔”)属于土耳其领土,拉塔基亚和历史上被划入霍姆斯的塔尔图斯(Tartus)^①便成为叙利亚仅剩的优良港口。因此,叙利亚选择在拉塔基亚举办地中海运动会,表面上是为加强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联系、增强叙利亚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实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叙政府强调“大叙利亚主义”的考量。拉塔基亚是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聚居地,复兴党成员主要是阿拉维派,身为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期间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构建“阿拉伯叙利亚认同”,但族群政策仍偏向以阿拉维派为主的少数教派、族群的地位和利益。从这一角度看,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还一直面临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宗教及教派认同、族群认同等“次民族认同”^②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二,体育管理问题凸显国家治理弊端。叙利亚的体育管理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存在问题。

一方面,体育管理制度存在问题。叙利亚体育事业与政治高度绑定,政府掌握体育发展的主导权。自哈菲兹·阿萨德时期以来,叙利亚的专业体育训练实

^① Muḥammad ibn Aḥmad Muqaddasī, *The Best Divisions for Knowledge of the Regions*, Basil Collins, tra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6, p. 129.

^② “次民族认同”一词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特定民族或少数民族群体对自身身份和认同的感受,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群体可能感到自身地位、权益或文化受到较大程度的忽视、遭边缘化或剥夺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

行军事化管理,国家主导竞技体育的发展。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属于非营利性机构,由政府管理并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虽然体育联合总会向各体育俱乐部提供大部分资金,但体育联合总会由复兴党直接领导,叙政府和安全部门直接干预体育联合总会下属体育俱乐部的训练方针,在制定比赛目标时带有强烈的领导个人意志倾向。20世纪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体育有助于国家依靠体育构建民族认同,^①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体育私有化成为世界经济向自由化市场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国家遂开始引入此前它们视作“新帝国主义”的商业体育。例如,海湾国家开始将商业资本注入本国体育事业,或赞助泛阿拉伯运动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以及曼城、阿森纳等国际体育俱乐部,或通过资金吸引国际知名运动员加盟,提高本国体育赛事知名度和赛事水平,如2022年底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加盟沙特的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Al Nassr FC)。2000年巴沙尔执政后,叙利亚政治环境一度宽松,复兴党政府减少了对体育联合总会及下属俱乐部事务的干预,叙利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为体育俱乐部吸收私人资本赞助提供了空间。但叙利亚体育的集中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体育行业商业化进程缓慢,长期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更是捉襟见肘,政府对国内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对国际体育赛事的投资大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体育管理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一般而言,体育腐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管理腐败,表现为体育组织违反国家政治体制的工作原则和规定。二是金融腐败,表现为违反国家财务运行原则、财务贪污和不接受中央金融监督机构的审查。三是行政腐败,既表现为行政人员的懒政怠政,如不按时出勤、对组织体育训练积极性不高等,又表现为行政人员依靠行政指令或个人价值观进行体育赛事管理。四是道德腐败,表现为将体育工作与外部行业结合,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利用权力牟取个人利益,或者施行裙带关系,选拔管理者、运动员以及教练员时不考虑个人能力。叙利亚体育腐败主要集中在金融腐败、行政腐败和道德腐败方面,裙带关系(Wāṣitah)^②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军队高层担任体育部门要职,以及选拔运动员时优先考虑其身份背景等。

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武装部队成为维持复兴党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哈菲兹·阿萨德采取提高军官福利(如分配住房^③)等措施构建中层阿拉维派

^① Amanda D. Stanec and Jennifer A. Bhalla, “We Belong: A How-to-Guide — Improving Access to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s for Newcomer Youth,”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2015, pp. 1-5.

^② Wāṣitah(واسطة)是一个专有名词,原意“裙带关系”“影响力”或“你认识的人”,也用来表示利用一个人的人脉和或影响力来完成工作。

^③ 哈菲兹·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东北部建立了专门供军官居住的达希亚(Dahia)社区。

军官与非阿拉维派军官共同的身份认同。巴沙尔更是通过高福利政策维系军队的政治忠诚,政府行政机构领导大多由军队高层担任。在体育部门,2010~2020 年,叙利亚前武装部队少将穆瓦法克·朱马担任体育联合总会主席一职长达十年,此间体育联合总会下属的大部分联合会主席皆有军队背景。

由于叙利亚国家队在各类国际比赛中长期未能取得突破性成绩,加之体育管理腐败严重,叙运动员和普通民众强烈要求穆瓦法克·朱马等非体育人士出身的领导辞职。2020 年 2 月 17 日,叙利亚游泳运动员菲拉斯·穆阿拉在体育联合总会第十次公开会议中当选体育联合总会主席和国家奥委会主席。但是,菲拉斯·穆阿拉同样与军队保持密切联系,其父哈希姆·穆阿拉(Hashem Mualla)是前阿拉伯铁人三项联合会(ATC)主席,并同巴沙尔私交甚密。2012 年,哈希姆·穆阿拉以辞职抗议其他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的制裁,并在媒体中公开表示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在 2020 年出任叙奥委会主席前,菲拉斯·穆阿拉曾担任过体育联合总会执行局委员、叙奥委会委员和游泳联合会主席、穆瓦法克·朱马的助手、大马士革执行委员会^①主席等职位。其父哈希姆·穆阿拉还是多家体育公司的创始人,曾于 2015 年在里夫迪马什克省(Rif Dimashq)成立“顶级体育论坛”(Top Sports Forum)、“塞维利亚体育堡垒”(Seville Fort for Sports)和“现代愿景梦想”(Dream of a Modern Vision)三家体育公司,后于 2011 年从大马士革市政府购得 60 平方米土地,并在大马士革梅泽地区(Mezzeh)非法购置了 1,500 平方米土地用于创立多家体育俱乐部,其中以“穆阿拉游泳学院”(Mualla Brothers Swimming Academy)最具影响力。

凭借穆阿拉家族在巴沙尔政府、叙利亚和阿拉伯体育界的影响力,菲拉斯·穆阿拉在 2020 年当选叙体育联合总会主席后,其家族几乎垄断了叙利亚国内整个体育行业。^② 叙利亚个人赛事运动员选拔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运动员必须来自穆阿拉家族开办的私人体育学校。据媒体披露,“叙利亚不同体育赛事和体育行业的俱乐部已形成一个广为人知的团体,受裙带关系影响和个人利益驱使,部分运动员在锦标赛中被内定为冠军。由教练员、管理层推荐或来自某些体育学校推荐的运动员,可直接进入首发阵容”。^③

高投资、高收益、高博彩的足球行业是叙利亚体育腐败的重灾区,多名足球

^① 由大马士革议会选举产生,根据 1971 年《地方行政法》负责执行市政管理工作,

^② “Mualla Family Monopolizes Syrian Sport,” *Enab Baladi*, March 2, 2020, <https://english.enabbaladi.net/archives/2020/03/mualla-family-monopolizes-syrian-sport/>, 上网时间:2023 年 8 月 25 日。

^③ 《停止我们体育中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阿拉伯文),鲁纳西网,2021 年 7 月 30 日, <https://ronahi.net/?p=109939>, 上网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

俱乐部幕后老板均为军中高层。^① 2019年,时任叙利亚足球联合会主席穆罕默德·法迪·达巴斯(Muhammad Fadi Al-Dabas)因国家足球队在亚洲杯遭淘汰和足球联合会贪污问题引咎辞职,此后武装部队准将哈特姆·加耶布(Hartm Gayeb)担任叙足球联合会主席,上校扎卡里亚·切诺尔(Zakaria Channel)担任副主席。^② 叙利亚国内足球赛事不仅是俱乐部之间的竞赛,同时也是军队派系斗争的产物,“行政指示”经常会影响足球赛事的结果,^③这种影响延伸至叙利亚国家足球队参加的国际体育赛事。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比赛前,叙利亚国家队足球训练营仅7名球员参加集训,直到加盟国外俱乐部的叙利亚籍球员在欧洲联赛和阿拉伯联赛结束后回国,训练营名单才真正确定。当时,国家队总教练纳比尔·马鲁勒(Nabil Maaloul)接到指示要求前往“大城市的热门俱乐部”选拔球员,^④这直接导致国家队技战术的同质化。

叙体育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还表现为对体育设施建设款项的侵吞。2001年,苏韦达省(Suwayda)的阿尔巴塞爾体育城计划(Al-Basel Sports City Project)开始施工。该项目由体育联合总会资助,当时预计5年内竣工。后因体育联合总会、苏韦达体育联合会和地方政府贪污问题,至2020年苏韦达体育联合会重新与施工队签订为期一年、预算26.65亿叙利亚镑的新合同前,项目完成进度不足30%。^⑤ 叙利亚长期盛行的体育腐败导致体育经费不足、场馆建设滞后、选拔运动员缺乏公正性,摔跤、拳击、举重等传统优势体育项目因可操控性差、投入少,这些均对叙利亚国际体育竞赛参与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深受国内外政治因素影响。叙利亚体育政治化程度较高,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深受政治因素影响。叙利亚曾多次因政治原因缺席奥运会,国家退赛使运动员丧失了四年一次的参赛机会,对运动员个人产生了严

① [叙]拉米兹·胡木西:《最后一个“油井小偷”……军阀主宰叙利亚足球》(阿拉伯文),解决方案网,2023年3月19日, <https://7al.net/2023/07/19/أمرء-حرب-يسيطرون-على-كرة-القدم-السوري>/ramez-h/news/, 上网时间:2023年11月10日。

② 《叙利亚体育正在遭受苦难,球队是受害者》(阿拉伯文),鲁纳西网,2021年5月19日, <https://ronahi.net/?p=103563>, 上网时间:2023年11月10日。

③ 在2005年叙利亚甲级足球联赛的一场比赛中,贾布莱(Jableh)俱乐部受到“行政指示”以0:5负于卡尔达哈(Qardaha)俱乐部。据媒体披露,赛前当值裁判受到了卡尔达哈俱乐部主席穆罕默德·海尔·贝克(Muhammad Khair Bek)的“直接威胁”。参见“Corruption in Refereeing eating away at Syrian Football,” *Enab Baladi*, July 23, 2020, <https://english.enabbaladi.net/archives/2020/07/corruption-in-refereeing-eating-away-at-syrian-football/?so=related>, 上网时间:2023年8月25日。

④ 《叙利亚体育正在遭受苦难,球队是受害者》(阿拉伯文)。

⑤ “Theft, Corruption Stalls Building of Stadium in Syria’s Suwayda for 20 Years,” *North Press Agency Syria*, June 4, 2021, <https://npasyria.com/en/52441/>, 上网时间:2023年9月13日。

重的负面影响。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进一步影响了该国的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参赛人数、获奖数量均出现明显下滑。

首先,战乱导致叙利亚运动员数量锐减。叙利亚运动员不仅要面对国内战争威胁,更要面对恐怖组织针对运动员的暴恐袭击,很多运动员因此而丧生。幸存的运动员出于安全考虑,大批离开体育行业或移民其他国家,甚至通过归化以移民接收国运动员的名义参加国际赛事。

其次,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导致国内体育经费严重不足。受此影响,叙利亚政府减少了对体育联合总会的预算拨款。同时,国际奥委会及其下属基金会停止向叙利亚运动员提供资金支持。长期以来,叙利亚政府无力负担运动员的训练成本,叙运动员需要依靠国际奥委会在比赛前两年为其提供的每月奖金、生活补贴、训练场所等支持,即便运动员未入选奥运会,也并不影响国际奥委会对其支持。但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制裁、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支持中断,导致 80.48% 的叙利亚运动员未收到相关援助,68.29% 的运动员未能接受奥运会资格赛的培训,其中 95.12% 的人认为如果接受培训,他们原本有机会进入奥运会正赛。^①

叙利亚运动员及教练员的收入在中东地区属于低水平,因此体育行业难以对高水平体育人才形成吸引力。2022 年 5 月,带领叙利亚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区 40 强赛中以 7 胜 1 负的战绩、小组头名身份跻身 12 强赛的叙利亚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纳比尔·马鲁勒(Nabil Maaloul)宣布因叙利亚足协欠薪 15 个月而选择辞职。^② 马鲁勒的年薪达 100 万欧元,签署合同后需支付 28 万欧元,其余部分每月支付 3 万欧元,小组赛晋级后再支付 8.3 万欧元。^③ 在 40 强赛开始前,叙利亚体育联合总会曾许诺,只要叙国家队顺利进入 12 强赛,每位球员便可以得到 1,000 美元的奖金。^④ 但从主帅欠薪的情况来看,球员也很难如约领导奖金。资金短缺使叙利亚无法承担高昂的教练费和运动员的培养经费,更难以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培养奥运冠军,48.78% 的叙利亚运动员认为教练员资质不足。^⑤ 受资金匮乏影响,叙利亚难以仿照其他国家,通过“归化”方式提升体育队伍水平。2022

① [叙]比拉尔·马哈茂德:《从运动员的角度看叙利亚奥运会》(阿拉伯文),载《蒂什林大学研究与科学研究杂志》2019 年体育 D 版,第 134 页。

② “Maaloul Takes on Syria Role With Eyes Set on World Cup Berth,” *Reuters*, March 13,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soccer-syr-idUKKBN20Z0NV>,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

③ “A Surprise ... A Big Salary and a Huge Bonus for the Coach of the Syrian National Team, Nabil Maaloul,” *Teller Report*, April 22, 2021, https://www.tellerreport.com/sports/2021-04-21-a-surprise-a-big-salary-and-a-huge-bonus-for-the-coach-of-the-syrian-national-team-nabil-maaloul_rkliDuCpIO.html,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

④ “Syria: Football on the Frontline,” *BBC*, March 22, 2017, https://www.bbc.co.uk/news/resources/idt-sh/syria_football_on_the_frontline, 上网时间:2023 年 9 月 11 日。

⑤ [叙]比拉尔·马哈茂德:《从运动员的角度看叙利亚奥运会》(阿拉伯文),134 页。

年,柔道运动员米拉娜·穆古(Милана Мугу)、艺术体操运动员亚历山德拉·马克西莫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ксимова)、羽毛球运动员达里亚·杰朱拉(Дарья Джеджула)、自行车运动员塔季扬娜·马尔科娃(Татьяна Мальковы)、达里亚·马尔科娃(Дарья Мальковы)、田径运动员卡琳娜·波鲁德金娜(Карина Полудкина)、游泳运动员阿纳斯塔西娅·索罗金娜(Анастасия Сорокина)等多名俄罗斯运动员^①加入叙利亚国籍,或代表叙利亚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但这并非因为叙利亚政府对体育事业投资有所增加,而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运动员被禁止或限制参加国际比赛。在2023年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15届泛阿拉伯运动会上,代表叙利亚参赛的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德拉·马克西莫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ксимова)获得女子体操冠军,也仅得到叙政府2,000美元的奖金和奥运会后每月2,500美元的待遇。这些运动员大多代表叙利亚参加2023年阿尔及利亚泛阿拉伯运动会,该运动会不受国际奥委会管辖及其对国籍规则的限定,因此上述运动员大多并未更改国籍,仍隶属于俄罗斯国家队,被国际体育组织认定为俄籍运动员。

最后,部分国家对叙利亚危机的立场和体育政治化操弄,波及叙国际体育竞赛参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前数日,叙利亚国旗尚未像其他国家国旗那样挂在伦敦牛津街上,英国政府甚至拒绝为叙国家奥委会主席穆瓦法克·朱马签发签证,后在国际奥委会介入下,叙利亚国旗才得以出现在奥运会赛场,叙运动员才如期参赛。但英国政府最终仍然拒绝叙利亚官员出席奥运会。同样,2013年土耳其梅尔辛(Mersin)地中海运动会前,土耳其政府不仅拒绝叙利亚代表团参赛,甚至还邀请叙反对派人士代表叙利亚参赛,最终叙利亚拒绝参加梅尔辛地中海运动会。

五、结语

民族认同作为多民族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国家获得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民族认同构建则是民族国家需要面对的永恒课题。叙利亚因地理、历史等原因一直是多种族群、宗教和教派团体的聚居地,伊斯兰教在叙利亚社会传统认同中占主要地位。19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对中东的渗透与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下,民族主义这一起源于西方的社会思潮在叙利亚地区生根发

^① Анастасия Сорокин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плавания расследует появление Анастасии Сорокиной в заявке Сирии на Панарабские игры,” *Sport. ru*, 6 июля 2023, <https://www.sports.ru/aquatics/1115277073-vsrossijskaya-federacziya-plavaniya-rassleduet-poyavlenie-anastasi-s.html>, 上网时间:2023年9月11日。

芽并逐渐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大叙利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等思潮无一例外都诞生于叙利亚地区,这些民族主义思想与运动对日后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 1946 年建国以来,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历经独立后的探索阶段(1946~1963 年)、复兴党统治初期(1963~1970 年)、哈菲兹·阿萨德时期(1970~2000 年)和巴沙尔时期(2000 年至今)。受宗教及教派、族群、民族主义、国际政治、外国势力干涉等多重因素制约,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内容既混杂着“超民族认同”的元素,又屡屡受到国内诸多“次民族认同”的阻碍而举步维艰。叙利亚复兴党政府一直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世俗主义理论构建民族认同,这一趋势至 1970 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后更趋明显。哈菲兹·阿萨德政府运用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思潮团结逊尼派、什叶派以及非伊斯兰教团体,构建起世俗的民族认同,从而使他统治的 30 年成为叙利亚建国以来最稳定的时期。哈菲兹·阿萨德致力于构建的民族认同,实际上还包含阿拉伯民族认同甚至大叙利亚认同的元素,只是统治后期更强调叙利亚民族认同。该治时期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哈菲兹·阿萨德实行的独裁统治、民族政策的失误又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宗教社团间暴力冲突升级,为叙利亚的民族认同蒙上了一层“阴影”。巴沙尔上台后并未能扭转这一局面,最终使叙利亚陷入了认同危机。

二战后,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在增强本国公民及国际社会对其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愈发凸显。叙利亚建国后积极发展体育事业,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塑造国家形象,借助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增进对外交流,国家整体竞技体育水平在哈菲兹·阿萨德时期显著提高。叙利亚将国际体育竞赛参与积极纳入民族认同构建的框架内,借助国际体育竞赛参与展示了其作为一个世俗、独立、自强的民族国家形象,同时通过区域体育竞赛参与构建起一种“阿拉伯叙利亚”认同。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渐式微,泛阿拉伯运动会仅向阿拉伯世界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统一的社群”,并没有真正超越国家利益。1992 年叙利亚再次承办泛阿拉伯运动会时,迫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施压,并未邀请 1990 年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参加。^①

总的来说,叙利亚自建国后积极参与夏季奥运会与区域体育竞赛,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体育精神。叙利亚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参与项目有限,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周期短、难度系数不高、见效快的项目,如摔跤、拳击、举重等;所获奖牌数量不多,竞技体育水平总体不高;不同于沙特、阿联酋、以色列、黎巴嫩等中东国家,叙利亚从未参加过冬奥会;叙利亚本身对奥运会的贡献较小。叙利亚政

^① Ian P. Henry, Mahfoud Amara and Mansour Al-Tauqi, “Sport,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Pan-Arab Games,” pp. 295-310.

府将体育与政治过度绑定、体育部门被家族垄断导致的腐败问题,叙利亚危机后运动员训练环境的恶化,不同程度地阻碍着该国体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国家对体育以及国际体育竞赛参与重视不足,疏于塑造、宣传如奥运冠军等体育英雄,巴沙尔执政后国家电视台不再对国际体育赛事进行转播等,进一步影响了叙利亚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进行民族认同构建的效果。截至2017年,68.13%的叙利亚运动员认为,国家媒体对体育报道的缺失是运动员参赛意识薄弱的主因。^①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利亚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更趋政治化,政府将参加奥运会、区域运动会视为宣示巴沙尔政府合法性和呼吁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危机关注的机会。2020年以后,随着叙利亚局势的缓和,巴沙尔政府开始重视战后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不仅重建体育基础设施以扩大民众的体育活动空间,还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发展双边体育合作,提高叙利亚单项体育发展水平。例如,叙利亚已同中国开展田径运动合作,中国帮助叙利亚完善了青训培养体系和三级制的竞赛体系,叙利亚开始仿照中国构建以俱乐部为主导的竞技体育培养体系,^②提高体育联合总会在体育领域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叙利亚同俄罗斯的竞技体育合作主要集中在青年足球运动员训练方面,两国于2019年共同制定了一项为期一年的青年足球运动员训练计划,推动国内青年足球运动员管理组织结构重建、制定更加科学的青年足球运动员培训方案。^③叙利亚同印度并未直接设立体育合作项目,但2017年后印度对阿勒颇、哈马等因战争损毁严重城市的援建项目,促进了叙利亚体育基础设施的修复和扩建。^④可见,叙利亚政府在重建中对竞技体育发展予以较高关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通过国际体育竞赛参与构建民族认同的进程。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远)

^① Wael Maoad, "The Philosophy of Sports Managem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mployees," *Tishreen University Journal for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Studies — Health Sciences Series*, Vol. 39, Iss. 6, 2017, pp. 121-135.

^② [叙]努尔丁·特拉贝尔西:《体育联合总会中级体育课程》(阿拉伯文),载《叙利亚执行办公室文件第四部分》2018年版,第117页。

^③ Маср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молодых футболистов Сирии и России," *Резюме 42 — 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тудентов и молодых ученых Юж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Часть 3, 2020, с. 81-86.

^④ Аль Дарф Бушра Аднан, А. Н. Белкин, *Стратегия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в Сирии г. Алеппо (после войны), на Основе Концепции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го Качества*, с. 1-10.